

劬秋著

清朝官場奇報錄

大錯題檢

民國九年五月出版

清朝宣場奇報錄

每部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著 者 孫 劍 秋

校 訂 者 樞 老

印 刷 者 國 光 書 局

發 行 者 望 雲 山 房

代 售 處 各 大 書 局

自序

客有問于余曰。清朝官場奇報錄何爲而作也。曰。將以勸善懲惡也。客嗤然笑曰。子亦迂矣。方今世界。風俗之淫靡如是。人心之陷溺如是。新學家方視爲文明進化。後生小子。則且裂冠毀冕。抉藩破籬。蔑棄一切禮義廉恥之大防。而子乃以此老生陳腐之談。佛家因果迷信之說。向之強聒不舍。即不被唾斥。吾見其掩耳而却走也。且子不見夫滬地各書肆乎。其燦然陳列於玻璃廚者。非風流軼史。卽香豔叢話。甚至稗官小說。亦多言情綺麗之作。彼等詎不爲人心風俗計乎。蓋非如是不足投時所好也。子顧硜硜然拘守成見。不知迎合社會心理。欲以一枝筆挽回厄運。非迂而何。余應之曰。唯其如是。此余之奇報錄所以尤不可不作也。人之心。未有願去惡而爲善。特無人以提撕警覺之。則日卽於爲非而不自知。吾爲此書。蓋將爲夢夢者下一當頭。

清朝官場奇報錄 自序

捧。喝。也。豈。僅。借。前。代。之。軼。事。作。茶。餘。酒。後。之。談。資。哉。
歲在庚申立夏後五日玉峯孫孫山自序

清朝官場奇報錄目錄

知府薄倖之報

傅相國豪俠之報

某撫臺貪酷之報

洪述祖荒淫之報

雲貴總督好色之報

畢制軍以愛姬贈幕客之報

留學生監督盜侍姬之報

知縣怕老婆之報

臬司武健嚴酷之報

知縣懼內之報

清朝官場奇報錄 目錄

清朝官場奇報錄 目錄

兩江總督謀毒生母之報

平陽縣虐待妓女之報

某京卿漁色之報

某知縣與女校長結婚之報

賴王謀佔民女之報

某太守枉殺人命之報

候補知府謀財害命之報

某知縣風流之報

按察使陰險之報

河督好色之報

吏部郎中逼壻離婚之報

內務大臣愛錢如命之報

山東巡撫荒淫之報

太守冒官之報

胡雪巖荒淫之報

江都令藉屍納賄之報

江西巡撫荒淫之報

知縣納江山妓女之報

知縣貪墨之報

曹州知府二年殺八千餘人之報

某侍郎貪財賣國之報

某侍郎懼內之報

小欽差騙取證據之報

學政賄賣秀才之報

農林總長犯奸之報

知縣好色之報

撫軍縱妾行奸之報

鹽大使夫人拘執之報

縣丞險惡之報

知縣枉殺之報

汪太史諂事權貴之報

某提督納妾相下體之報

嘉義知縣貪酷之報

兵學教員匿娼之報

栗河督重義之報

通判漁色之報

楊玉科虐待侍妾之報

王直望荒淫縱恣之報

李兆受豪縱之報

立山曬妓之報

總督豪侈之報

陶文毅婢作夫人之報

某宮保貪墨之報

肅甯令前世枉殺之報

太史公賄賣關節之報

某道臺侵吞官欸之報

某制史身後之報

狀元薄倖之報

靖州吏自守分安命之報

某隊長詔事上官之報

癡官貪墨之報

知縣漁色之報

藩司豪侈之報

亡國夫人無恥之報

某知縣帷簿不修之報

知縣謀殺縣丞之報

某中丞慢客之報

同知強姦民女之報

某太史假道學之報

道員賴婚之報

知縣殺人冒功之報

平湖令受賄枉法之報

知縣淫惡殘忍之報

某方伯仗勢奪妓之報

臬使受賄枉法之報

某中丞受賕杜法之報

成都知縣賣友求榮之報

秦殿撰慷慨仗義之報

某中丞貪婪之報

知縣謀殺委員之報

趙申喬冤殺方戴二家之報

福州將軍興大獄殺人之報

某臬使謀佔道臺夫人之報

布庫大使嫌貧悔婚之報

統制濫用私人之報

清朝官場奇報錄

知府薄倖之報

咸豐間。有滿洲人德某來代理河南府事。未逾月。有妾投井死。先是有王某者。與德某之父同官江西。實有異姓昆弟之誼。其王媼與德某之母亦以姊妹相稱。後王以事遣戍。有僕負羈縲以從。臨行叩首于其主母曰。奴從主人去。無所顧戀。惟一女名蓮。所愛憐也。幸主母善視之。王媼曰。若從主人去。若女卽我女也。于是遷蓮于閨中。以女畜之。且教之讀書。蓮長而美德。見而豔之。德故呼王媼爲姨。請于姨。願委禽焉。德美風儀。且能爲詩。喜金石書畫。亦翩翩佳公子也。然性儇薄。得新則棄舊。初娶婦。極相愛重。後又納廣陵倡女爲妾。與其婦牝離。王媼固知之。謂曰。汝已娶妻。將以阿蓮爲妾乎。德曰。不然。前所娶婦。不安于室。久歸母家。姨所知也。蓮妹歸我。卽我妻矣。王媼曰。廣陵

之婦。口舌可畏。阿蓮非其敵也。德曰。彼婦已物故久矣。王媼使偵之其家。果無廣陵之婦。乃諾其請。德以禮娶之。視如嫡。而廣陵婦實未死。已更易滿州裝束。故王氏偵者不覺也。其性陰險。凡德所愛寵者。必以術間之。德怒。則或以贈僚友。或以配家奴。若有子女。知不可去。則用計并殺其母子。如是者非一人矣。蓮始至。廣陵婦謬相敬重。不敢均禮。久之。微用其離間之策。而德甚愛蓮。不能動。廣陵婦乃益自卑。下日爲櫛髮。俄而髮臭。俄而體臭。然他人固不聞也。惟德則聞之。不知其何術也。俄而并其室中。亦臭。德遂不復入蓮室。久而厭之。乃以與其弟。弟于兄弟行居八。家人呼之曰八爺。蓮號泣不從。德語之曰。吾與若緣盡矣。我弟八爺年少未娶。從八爺不勝從我乎。乃擇吉日。將使成禮。而所謂八爺者。亦喜甚。未及期。先入蓮室。以甘言悅之曰。若意中欲何物。當爲若購之。蓮不應。固問之。乃大言曰。他無所需。爲我買好棺一具。

足矣。八爺悚然而出。會王嫗之子來爲河南府丞。王嫗將與偕至。蓮每日問王氏已至未。乃王氏未至。而所期已及。蓮知不及待。一日挈一小婢入後園。園故有井。蓮趨赴井所。而命婢至他處採花。婢去稍遠。卽奮身入于井。婢回救無及矣。奔告于德。使人出之井。其內衣皆縫紉嚴密。知其死志久定也。蓮旣死。而王嫗至。大罵于河南府之堂。呼德之小名曰阿巧。償我女之命。德叩頭服罪。且爲蓮盛喪葬之儀。使其弟八爺以妻服服之。未逾年。德亦死。

傅相國豪俠之報

聊城傅星巖相國。微時。徒步赴江南。謁伊公子密之。相見不及他語。遽曰。山左傳以漸聞公子。侍姬中有素雲者。豔傾宇內。願一平視公子。其許之否乎。密之逡巡謝曰。勞君遠涉。請少休。容後徐議。星巖拂然作色曰。某數千里跋涉而來。無他瀆也。公子幸許我誠。當稍俟。否則無過留密之欣然。諾命酒款。

之數巡後。環珮璫然。侍女十餘輩。擁素雲出。見星巖微睨。嘆曰。名不虛也。此來不負。因卽告別。密之堅挽之。星巖曰。得覩傾城。私願已遂。豈爲飲食哉。不顧徑去。密之怏怏。如有所失。旣而曰。吾何愛一婦人而失國士。卽乘駿馬。追及三十里外。挾以俱歸。引之入曲室。錦綺華褥。供張悉備。乃揖之曰。君旣屬意素雲。吾卽以贈君。此室卽洞房。今夕卽七夕也。星巖曰。吾何敢奪公子所愛。曰。僕以君爲丈夫。故有是舉。乃效書生羞澀態。語未畢。侍女已導素雲出。拜星巖。驚喜過望。卽留月餘。密之又爲之治裝奩物。外更資以數千金。星巖歸里。安然爲富人矣。無何。滿清入關。明社遂墟。星巖值順治丙戌開科。由大魁歷清要。十餘年間。遂躋宰輔。會密之以事入獄。曩昔故舊。莫肯援手。素雲聞之。謂星巖曰。君不能脫伊公子於難。富貴何爲。於是星巖爲之營救。其事乃解密之旣出獄。星巖遣使邀之入都。密之復書峻卻。謂某昔日之施君。

今日之報。前後之事。既奇。彼此之心。交盡。自茲以往。君爲熙朝重臣。某爲勝國逸士。兩無所憾。不在相見也。星巖與素雲得書。嘆想不置。

某撫臺貪酷之報

著者僑居滬上時。嘗聞人言。有某西人調查滬上中國富翁。自泥城橋西至靜安寺一帶止。挾有一千萬之資產者。有四十八戶之多。不知者率以爲荒唐。無稽其實。並非誑語。此等富戶。大抵皆前請舊官僚。非革職道員。卽曾任外省督撫者。一經退職。卽席捲民脂。民膏。托庇洋場十里中。面團團作富家翁矣。然未及一世。往往被不肖子弟揮霍淨盡。甚至婦女輩復出。乖露醜流爲娼妓甚矣。天道之可畏也。有某鉅公者。曾爲廣東巡撫。在任數年。以貪酷著聞。鬻官賣缺。定有價格。當時爲之語曰。撫臺衙門。蕩蕩開。須要七錢三。若無七錢三。休想見撫臺。嗣以賍私狼藉。爲御史參劾。罷職後。僑居滬地。出其